

# “集体照上的就是我们啊” 55年过去了，怎么证明呢？

## 一张旧照片是唯一证据

又一次无功而返后，老人们决定聚一下商议商议。说是商议，现场却好一阵沉默，个个抽着闷烟，眉头紧锁，气氛很是压抑。

“大家再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？”不知是谁率先打破沉默，现场才活络起来，有人提议回家再找找证据。此时，一个叫王洪康的老人突然想起来，自家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“那可不就是一份证据吗？”

那是1959年50人完成任务后被评为劳动模范后留下的一张合影。照片上还能清晰看出“地方国营温州焦化厂职工”几个字样，上面50个年轻人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。“你看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。”“我在这里……”看到照片后，刚刚还一脸愁容的老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，纷纷围着照片找起自己来，似乎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峥嵘岁月。

可是，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


人力社保部门认为，照片上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与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是不是同一个人，很难作出正确判断。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人们的样子变化实在太大，更何况照片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坏，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蹭擦的痕迹。

“我明明就是照片上的人，我还需要怎么证明呢？”老人们心里犯难了。而且，这张旧照片，是他们手里唯一的证

据了。

好在经过多方求助，老人们终于找到了办法——司法鉴定。因为很少出村子，老人们不会说普通话，夏岩田找到了当初知青下乡时的徒弟金杨琼，委托他帮忙申请司法鉴定。

2013年12月，金杨琼带着14位老人的希望，找到了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声像鉴定专家薛建国。

## 鉴定专家不负重托

看到照片的第一眼，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薛建国心里也没底。

“这个检材初步看上去质量比较差，有些地方都已经蹭擦了，照片上人的相貌从肉眼上很难鉴别。”薛建国说，自己从事司法鉴定这么多年，也很少碰到“年纪”这么大的照片，而且照片还是一张集体大合照，上面的人像本身就比较小，更何况还有比较严重的破损，无疑给鉴定增加了不小的难度。

果不其然，在着手鉴定的第一步，专家们就遇到了麻烦。

“拿来的照片放在镜框里，因为时间太久了，照片已经粘在镜面上，根本拿不下来。如果硬撕下来，只会加重照片的破损程度。”无奈之下，鉴定专家们只能隔着一层玻璃进行拍照取材，为了解决反光的问题，还在镜头上加了一个偏振镜。

老人们送来了14张最近拍的大头照，作为比对样本。

翻拍出来的集体黑白照上，可以辨认出50张年轻面孔，但整体比较模糊，比对着14张彩色大头照，要从集体照中找出谁是谁，想想都难。

专家们将翻拍的照片进行放大，再对放大后的模糊图像进行特殊处理，随后，一个个相对清晰的人像轮廓就呈现出来了。

“接下来就是找关键的特征点。”薛建国介绍说，人像特征包括整体特征、局部特征和细节特征，特征价值有高有低。一般来说，细节特征检出率高，如痣、斑、疤痕等，以及人体因外伤、疾病或认为性质形成的文身、疤痕、残疾等特殊标记特征等。

不过，这在这张旧照片上显然行不通。因为照片本身是黑色，加上多年的蹭蹭刮刮，上面早已布满了斑斑点点，想要从中找到谁的脸上有痣、谁的脸上有疤痕，几乎不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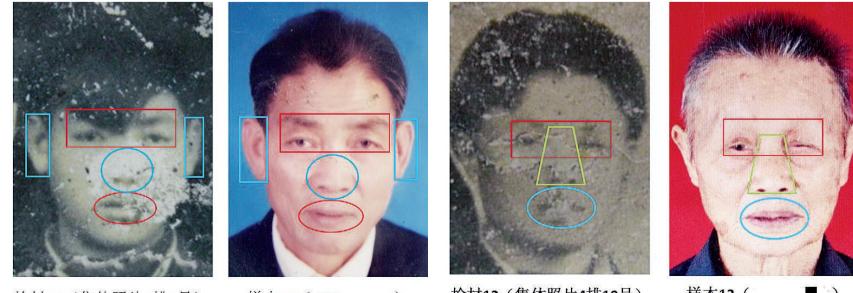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专家们根据老人们的指定，进行“一对一”比对，这才从中发现蛛丝马迹。

“这个眉形、眼间距是不是一样？还有面部轮廓、双耳、嘴型都有明显的相似特征……”在专家们的眼中，这14位老人的人像比对效果慢慢显现出来，不难发现这其中有很多相似之处。而且，让专家们有信心的是，无论年纪怎么增长，人脸的五官比例基本不会改变。

不过，比对过程并不顺利，有的人像破损严重，有的人像变化太大，专家们花了半个多月时间，才将14位老人全部比对完成。

期间，老人们几乎一周一个电话，催问：“有没有鉴定出来？”

结果不负众望，经过专家鉴定，金杨琼送来的14张老人大头照正是集体照上的其中14人。那天，夏岩田和工友们特别开心，一直焦虑不安的心终于落了地。



## 圆满的结局：

有了专业的鉴定报告，人力社保部门也有了发放补贴的依据。

2014年1月，14位老人拿到了第一笔补贴，而且从2011年政策实施起的3年补贴也全部予以补发，老人们都高兴坏了。

为了庆祝并记录下这一难忘的时刻，时隔55年，老人们再次聚在一起拍了张合影。



## 鉴定人说：

人脸图像是最直观的案件线索，嫌疑人的人脸图像相比其他特征如指纹、DNA、脚印、虹膜等更直观，也更容易让普通人简单辨别，因此人脸图像也是案件中应用最广泛的线索和证据。

人像鉴定是通过分析鉴定对象的头型、脸面轮廓形状、五官位置、形状、大小和相互关系以及面部生理缺陷（如疤痕、黑痣）等特征，判断鉴定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同一关系。人像鉴定广泛运用在刑侦案件中，是侦查活动中进行个人识别的重要手段，其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。



鉴定人名片：薛建国

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机构负责人，文书、声像资料鉴定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从事文检、声像资料鉴定工作39年，受理检验各类刑事、经济、民事及其他文检、声像资料鉴定案件10000余起，复核案件5000余起，助力侦破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。在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工作6年时间里，受理各类案件1000余起。



本报记者 陈赛男

## 14位老人要自证身份

故事得追溯到1958年，那时的夏岩田还是国营温州焦化厂的一名工人。

当年，温州焦化厂响应当地政府号召，抽调50名工人进深山伐木。因为任务艰巨，这50人可不一般，全是从厂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骨干，能够进入这个团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，年轻的夏岩田就是其中一员。

不过，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，温州焦化厂3年后停工，农业生产急需人力恢复，这50名工人被精减退回农村，重新当起了农民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5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壮小伙都老了，原先的50人也只剩下14人，各自在村里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。直到2011年，浙江省下发了一个文件，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部分精减退职人员给予每个月500元的生活困难补助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夏岩田和工友们都非常开心。

可是，想要领取这份生活补助，老人们遇到了难题：人力社保部门需要证明他们曾经是焦化厂的工人。

这原本非常简单，当年的人事档案，甚至是温州焦化厂发放的工作服、茶杯、钢笔等这一“老物件”都可以作为证据。然而，不巧的是，时过境迁，老人们的档案已无从考证，那些“老物件”也因一场洪水被销毁殆尽。

老人们不甘心，四处找相关部门，3年的时间，该跑的跑了，该问的也问了，但就是没能开出这个证明。